

自我疏離的異境： 張惠菁《末日早晨》的身心症狀書寫 與神祕敘事*

侯作珍

國防醫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提 要

在二十世紀末崛起於文壇的臺灣女作家中，張惠菁以知性之眼觀察都市人的生活與存在樣貌，她的短篇小說集《末日早晨》以「身心小說」為標榜，探索世紀之交的都市人之心身狀態，充滿物化、情感與溝通障礙所產生的自我疏離，也使得小說人物各類器官滋生莫名的症狀，同時又藉由神祕經驗作為主要的敘事架構並由此展開情節，形成《末日早晨》中的神祕敘事特徵，展現了臺灣版預兆人的存在狀態和一種異想式的身心症狀書寫。本文將解讀《末日早晨》小說人物身心症狀的心理問題，探討其面臨的自我疏離異境；然後聚焦於預兆人的神祕敘事，分析其中的預言與魔術、感應與占卜／夢等神祕經驗，如何做為自我封閉或重啟連結／重建秩序的手段，成為心靈突圍的異想能量；最後總結《末日早晨》

* 本文初稿發表於2017年5月6日由南華大學文學系舉辦的「臺灣文學中的全球化與在地化論述學術研討會」，感謝林雯卿教授的講評意見，並承蒙本刊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給予寶貴建議，特此致謝。

創造的臺灣版預兆人的神祕敘事和異想式身心症狀書寫所反映的後現代文化心理困境及其意義。

關鍵詞：張惠菁 身心症狀 疏離 神祕 《末日早晨》

自我疏離的異境： 張惠菁《末日早晨》的身心症狀書寫 與神祕敘事

侯作珍

國防醫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一、前言

在二十世紀末崛起於文壇的臺灣女作家中，張惠菁以臺大歷史系畢業、英國愛丁堡大學歷史學博士肄業的教育與知識背景，創作散文與小說，透過知性之眼觀察都市人的生活與存在樣貌，並且「不停地與自我對話，不侷限於表面的虛像，而是要像剝洋蔥一樣，一層一層地深入發現最深層的感受」，^①儼然是一場永不停止的自我探索的過程。她的第一本小說集《惡寒》（收入〈蒙田筆記〉和〈惡寒〉兩篇作品，前者獲得1997年中央日報文學獎，後者獲得1998年第二十屆聯合報文學獎）受到文壇的關注，此後創作不輟，到2019年為止，張惠菁已經出版了兩本小說集和十本散文集。^②

① 李欣如：〈在生活中觀修，在寫作中探索：沒錯，她就是張惠菁〉，《書香遠傳》第34期（2006年3月），頁40。

② 張惠菁的著作包括短篇小說集《惡寒》（1999）和《末日早晨》（2000）；散文集有《流浪在海綿城市》（1998）、《活得像一句廢話》（1999）、《閉上眼睛數到10》（2001）、《告別》（2003）、《你不相信的事》（2005）、《給冥王星》（2008）、《步行書》（2008）、《雙城通訊：臺北》（2013）、《雙城通訊：上海》（2013）、《比霧更深地方》（2019）。

張惠菁的散文數量較小說豐沛，內容多為閱讀、旅行和都市生活的觀察體悟，帶著深冷與機智諧謔，例如《流浪在海綿城市》以虛擬疾病和玩具來隱喻速食化、輕質化和娛樂化的後現代日常；^③在《閉上眼睛數到10》和《告別》中，則透過平面廣告、大頭貼文化、流行音樂等媒介，彰顯對輕盈關係和自我位置的觀看。^④她在散文中所呈現的對後現代輕質文化的反思，也同樣出現在她的小說中。楊照在《惡寒》的序裡，曾評論張惠菁的文字風格是含蓄的、邏輯的、清醒的，擁有強大的理性力量，並指出她的小說擅長捕捉現代人的溝通理解障礙和一種本質上的陌生感。^⑤學界目前對張惠菁小說的研究多集中在《惡寒》，例如侯作珍論及〈蒙田筆記〉的人物做為後現代主體，面臨異化困境時的無力與消亡，並指出張惠菁塑造的後現代主體仍懷有一種尋找主體所寄的渴望；羅夏美也指出〈蒙田筆記〉的人物追求自我的生命定位以及可能出現的隨著情境變化而自我調整的後現代主體；林徹俐則探討〈惡寒〉的人物在追尋失落記憶的過程中，自我與他者之間的窺探誤讀與冷漠疏離所透出的「惡寒」感。^⑥可以看到關於

張惠菁另有兩本圖文書是和紅膠囊合作的《未來11》（1999）、以及和萬歲少女合作的《月光下的快樂魔法書》（2001）；此外，還出版了一本人物傳記《楊牧》（2002）和一本社經觀察訪談《時代如何轉了彎》（2023）。

- ③ 張惠菁：〈這城市使我憂鬱（一）〉、〈後記：新玩具時代〉，收於張惠菁：《流浪在海綿城市》（臺北：新新聞文化，1998年）。
- ④ 張惠菁：〈遠方，我最親愛的遠方〉、〈孫悟空的大頭貼〉，收於張惠菁：《閉上眼睛數到10》（臺北：大田出版社，2001年）；〈姓朱名德正〉，收於張惠菁：《告別》（臺北：洪範出版社，2003年）。
- ⑤ 楊照：〈清醒的迷夢：序張惠菁的「惡寒」〉，收於張惠菁：《惡寒》（臺北：聯經出版社，1999年），頁4-6。
- ⑥ 侯作珍：〈自我困境與抵抗異化：現代主義在新世代小說中的呈現〉，《東華漢學》第10期（2009年12月），頁361-394。（DOI:10.6999/DHJCS.200912.0361）；羅夏美：〈生命定位三稜鏡：論張惠菁小說〈蒙田筆記〉〉，《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第9卷第1期（2015年3月），頁27-41。（DOI:10.6284/NPUSTHSSR.2015.9(1)2）；林徹俐：〈論張惠菁《惡寒》中人際關係的窺探與疏離〉，《子衿論衡：中正文哲研究集刊》第6期（2021年6月），頁21-51。另有研究從女性書寫、現代性和旅行書寫的角度探討張惠菁的小說和散文，如王萬睿：〈期待母親救贖的凝視——論張惠菁「哭鬧」的女性書寫策略〉，《文訊》第206期（2002年12月），頁68；楊佳嫻：〈時空確定，關係開始：談張惠菁散文與小說中的現代性〉，

《惡寒》的討論是圍繞在自我與他人的誤解、後現代主體的異化疏離狀態以及是否有改變的可能性，這也成為張惠菁小說的重要主題。

到了 2000 年出版的第二本短篇小說集《末日早晨》中，張惠菁除了深化後現代主體的疏離主題之外更別開生面，刻劃千禧年焦慮和種種神秘情節，以感官世界、心靈異象與時空錯位等炫技，展現一種前衛不羈的實驗風格，⁷ 引起了評論者兩極化的褒貶。王德威認為《末日早晨》的幻想經驗和對神秘主義的嚮往，乃是在一個無神和疑神的語境裡，自願自的搬演與想像小小的異象或奇蹟，似是世紀末的搜神者了無大志的把戲，亦或可視為探詢真理黑洞的媒介。⁸ 郭強生則認為《末日早晨》回歸到宗教經典神話領域，卻缺少對主流的嘲弄挑釁，因而陷入文學與流行的對位，在虛意義中消費了感官，成為張惠菁的侷限所在。⁹ 周芬伶則指出張惠菁的小說是神祕與神聖的未竟之旅，《末日早晨》中不停流竄的是超自然靈能，是一種神秘的靈知，同時揭露了神（人）的衰敗和自我內在神聖的光芒。¹⁰ 我們看到張惠菁的《末日早晨》增添了神秘主義的趣味，擺盪在神秘異象和神聖靈知之間，聖俗難辨，耐人尋味。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末日早晨》其實是一本以「身心小說」為標榜的作

《幼獅文藝》612 期（2004 年 12 月），頁 89-95；何蓓茹：〈走在後現代的迷宮——論張惠菁的旅行書寫〉，《中正臺灣文學與文化研究集刊》第 6 期（2010 年 6 月），頁 1-25。另有學位論文如錡曉瑩：《來自心靈的回聲：張惠菁作品中的女性困境與自我追尋》（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年）亦談及都市生活下人的異化及困境；黃毓純：《流動情境：論張惠菁的文學作品與專欄》（新竹：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 年），則從齊格蒙·包曼「液態現代性」發想出「流動情境」概念，作為台灣社會情境與張惠菁的專欄創作歷程交織展現的流動樣貌。

- ⁷ 張瑞芬：〈海邊的卡夫卡：論張惠菁散文〉，收於張瑞芬：《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評論篇》（臺北：麥田出版社，2006 年），頁 441。
- ⁸ 王德威：〈搜神：閱讀張惠菁的小說〉，收於張惠菁：《末日早晨》（臺北：大田出版社，2000 年），頁 4-6。
- ⁹ 郭強生：〈文學與流行的對位：「末日早晨」發生了什麼？〉，《中央日報·副刊》（2000 年 5 月 31 日），2000 年 5 月 31 日。
- ¹⁰ 周芬伶：〈世紀交替小說的心靈圖像〉，《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5 期（2007 年 10 月），頁 330。（DOI:10.6162/SRR.1999.44.02）

品，在自序中，張惠菁談及自身的患病和靈異經驗，似有意以此做為千禧年焦慮的切入點，探索世紀之交的都市人之身心狀態。千禧年（millennium）意指以基督教紀元為基準，每屆滿一千年為一個歷史轉折的時期，¹¹《末日早晨》的創作和出版時間正好涵蓋 1999 年至 2000 年的千禧年轉換期，當時正逢歐美經濟蕭條，核子及戰爭陰影揮之不去，一種混合了恐懼與希望的迷惘成為全球性的焦慮，¹²瀰漫著基督教末世觀的災劫毀滅、末日審判等末世氛圍，臺灣亦因戰爭威脅、資本消費和政經局勢的混亂而使人們產生了千禧年焦慮，例如〈末日早晨〉這個短篇便是在描寫台灣社會的末日預言以及人物離亂的身心狀態。縱觀《末日早晨》全書充斥著物化、情感與溝通障礙，各種政經失序、生態破壞、關係錯亂下所產生的人際問題和自我疏離異境，直指後現代社會無力承擔深度的各種失重現象，比起《惡寒》猶有過之，甚至使得小說人物各類器官滋生莫名的症狀，如同小說封底所述：「當人身焦慮移植在胃部、眼神、子宮、大腦、皮膚、血管，我們的器官猶如被我們自身背叛，而哀戚起來。」可見《末日早晨》是以身心症狀為創作座標，書中的小說大多以某一器官的異常狀態來凸顯人物的身心問題，其中的身心症狀或為實有或為虛擬，展現了一種異想式的身心症狀書寫，¹³頗值得玩味。張惠菁曾自言她在深夜會有耳鳴，好像腦子裡養了一隻蟬，就醫卻檢查不出原因，朋友根據各種感官疾病的理論，說她其實是在對抗很多不想聽的聲音，諸如那些重複播放的流行歌、黃梅調、噪音、徒勞言語和爭吵。¹⁴這種不

¹¹ 鄭仰恩：〈何謂「千禧年」？〉，《新使者》53 期（1999 年 8 月），頁 49。（DOI: 10.29949/TNM.199908.0013）

¹² （美）葛瑞德·席蘭特（Gerald Celente）著，彭倩文、張沛元譯：《千禧年狂潮》（臺中：晨星出版社），1998 年，頁 9-10。

¹³ 李欣倫在《戰後台灣疾病書寫研究》曾以施叔青《微醺彩妝》、李喬〈恐男症〉、張大春〈病變〉的虛擬病例作為疾病小說的異想世界，指出現代人的拜物、父權和溝通失調等問題；本文認為張惠菁《末日早晨》的身心症狀書寫也可以延續此一脈絡觀之，因為張惠菁集中處理一系列和人體器官有關的身心症狀，採用一種神祕主義的異想式書寫，反映世紀之交的後現代文化心理問題，也可以納入疾病書寫的脈絡之中。可參李欣倫：《戰後台灣疾病書寫研究·他者邊緣戰鬥/逗：疾病書寫作為隱喻》（臺北：大安出版社，2004 年），頁 73-84。

¹⁴ 張惠菁：〈姓朱名德正〉，收於張惠菁：《告別》，頁 78-79。

明疾病的經驗被她運用於《末日早晨》的身心症狀，其中一篇〈小雪〉就在寫無來由的耳鳴。類似這種找不出原因的症狀、或由心理狀態引發的生理症狀，通常被視為心身症，¹⁵ 背後多潛藏一直沒意識到的某種內心的恐懼與匱乏。《末日早晨》的身心症狀大多是虛擬病例，只有少數是一般症狀（如耳鳴與暫時性失聰），但不論小說中的症狀是虛擬還是實有，皆不影響其連結心理因素的企圖，這也是小說人物陷入疏離異境的問題癥結，可是當事人卻無法看見己身的問題。

此外，《末日早晨》常藉由感應、預言、魔術、靈異、科幻、占卜和夢等神秘經驗作為主要的敘事架構而展開情節，形成《末日早晨》的神祕敘事特徵，並且與上述的人物身心症狀互相串連，更加充滿異想的色彩。張惠菁的神祕敘事有所感的對象，她在散文〈預兆人行動〉曾提及她對村上春樹筆下角色依賴某些神秘預兆降臨的存在狀態有所共鳴，並認為這種內在空洞的「預兆人」已成為時代的人格特質，¹⁶ 《末日早晨》的神祕敘事也出現了許多「臺灣版的預兆人」，做為推動神秘敘事的主要角色，但是張惠菁塑造的預兆人與村上並不相同，他們大多自身即有預兆能力（擁有神秘經驗和力量），並非被動等待外界預兆的降臨與指引，而是主動運用神秘經驗封閉自我或尋求連結，走向疏離和突圍的兩極。張惠菁透過預兆人將後現代主體的疏離異境推向極致，因為他們對身心症狀背後

¹⁵ （德）亞歷山大·庫格史塔（Alexander Kugelstadt）著，魏佐君譯：《原來這就是心身症》（台北：墨刻出版社，2021年），頁15-16。在醫學上，心身症（Psychosomatic disorder）是一種由心理、環境、社會因素所引起的身體症狀或疾病，症狀常固定出現於某些器官上，使器官發生功能障礙及病變，發生的原因與人際關係、情感挫折等情緒壓力有關。症狀有身體疼痛、腸胃不適、心悸、胸悶、倦怠、無力、麻痺、頭痛等等，這些症狀可衍生成如濕疹、消化性潰瘍、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癌症、氣喘等疾病。見何一成：〈醫學名詞解釋—心身症〉，引自書田診所網站（https://www.shutien.org.tw/dr_doc_detail.aspx?bookid=1303），2010年12月16日發表。（上網檢索日期：2024年9月20日。）

¹⁶ 張蕙菁提及村上春樹的《發條鳥年代記》、《舞舞舞》、《尋羊冒險記》的角色多半依賴謎語般的警言、或是故事中的物件、突然出現的黑斑或貓等等，做為生活前進的指引，因為他們內在空洞，只有被動等待來自外界的預兆才能行動，因此她稱之為「預兆人」。見張惠菁：〈預兆人行動〉，收於張惠菁：《流浪在海綿城市》（臺北：新新聞文化，1998年），頁198-200。

的心理問題未能充分意識和解決，只能以神秘經驗作為極端異化或心靈突圍的能量，成為自我喪失的主體（自失的主體），或是另類的重生主體，卻不穩定而隨時有可能再度自我喪失。《末日早晨》的神秘敘事也反映了後現代式的個體零散化和疏離狀態下，仍試圖追尋一體性和連結感的深層渴望，已非出於現代主義式的挑戰資產階級價值觀。

本文從前人研究未注意到的身心症狀出發，並連結神秘敘事，來觀察《末日早晨》小說人物呈現的主體型態，探討《末日早晨》對自我疏離問題的思考，以及其如何反映後現代的主體破碎和無力承擔深度的各種失重現象，以下將分為兩個部分進行。首先論及《末日早晨》小說人物身心症狀的心理問題，探討其面臨的自我疏離異境；然後聚焦於預兆人的神秘敘事，分析其所運用的預言與魔術、感應與占卜 / 夢等神秘經驗，如何做為自我封閉或重啟連結 / 重建秩序的手段，成為突破疏離和心靈突圍的異想能量；最後總結《末日早晨》創造的異想式身心症狀書寫和神秘敘事所反映的後現代文化心理困境及其意義。

二、身心症狀的心理問題與自我疏離的異境

《末日早晨》的人物多有某種器官引發的身心症狀，出現了眼睛、耳朵、子宮、皮膚、血管、胃部的異常狀態，有些症狀是真有其病，有些症狀卻沒有確實的醫學名稱，而是出於小說家的虛擬病例，且大多與神秘經驗串連，展現了身心症狀書寫的異想世界。這些身心症狀代表了某些心理問題，且都呈現出人物所面臨的自我疏離異境，彰顯了張惠菁小說人物在後現代社會中破碎的主體面貌。德國心理醫師托瓦爾特·德特雷福仁（Thorwald Dethlefsen）和呂迪格·達爾可（Rudiger Dahlke）在《疾病的希望：身心整合的療癒力量》指出，疾病是人在意識層面失去了次序與和諧。內在平衡的喪失會以症狀在身體層面表現出來，所以身體的症狀其實是缺乏意識的某個部份。¹⁷ 症狀是某些被壓抑之事的表現，也

¹⁷ （德）托瓦爾特·德特雷福仁（Thorwald Dethlefsen）、呂迪格·達爾可（Rudiger Dahlke）著，易之新譯：《疾病的希望：身心整合的療癒力量》（臺北：心靈工坊，2002年），頁38-

是意識的陰影的具體化呈現，因此可以嘗試從身體症狀的象徵意義去了解意識的欠缺和心理的問題，尋找療癒的可能。二十世紀末流行的新時代思想也有類似的觀點，認為大部分肉體的病痛根源並非來自肉體，而是這個人的思想、情感、僵化的生活模式或痛苦的生命困境反映在肉體上的結果，所以心理、心靈和生活模式才是疾病治療的關鍵。¹⁹ 以下便從《末日早晨》人物的身心症狀來探索其象徵意義和心理問題的癥結，從而窺見人物的自我疏離異境，但是他們並不了解這些症狀由來的心理問題，也不知該如何解決和尋求療癒，只能主動或被動的逃避、抗拒或隔絕，陷入自我的困境，成為自失的主體。

（一）不流淚與耳鳴：創傷的逃避與抗拒

《末日早晨》中的〈哭渦〉、〈小雪〉和〈千禧年前 33184369 秒〉是與眼睛和耳朵症狀有關的小說，諸如眼淚匱乏、耳鳴和暫時性失聰，涉及身世錯亂、關係驟失等創傷的逃避和抗拒，使小說人物成為疏離的存在。

1. 〈哭渦〉的眼淚匱乏與錯亂身世

〈哭渦〉的主角小月臉上有一個哭渦（顴骨附近凹陷的小旋），自出生後便從不曾哭泣和流淚，她看到《搜神記》的漢代嬰兒啼哭於母親腹中的故事時，覺得自己是「不會哭的妖怪」。不哭泣使得小月的身心症狀表現為「缺乏眼淚的流出」，是一種眼淚匱乏的怪病。她追溯自己的身世，父母在十七歲時生下她，母親產後憂鬱症自殺，父親逃避責任遠行，把她留給祖父撫養，等父親再回來時卻是以哥哥的名義出現。小月錯亂於這樣的身世，選擇未婚懷孕並流產，感到自己是如同罪人般的存在。

39。易之新在本書序、前言、第一篇「認識疾病與療癒」中曾說明兩位心理醫生提出的觀點並非否定主流醫學的功用，而是希望以更寬廣的視角，從疾病的症狀認識心靈深處的問題，從而得到成長與療癒，但此書並不是為各種症狀做出不同觀點的「標準診斷」，只是針對症狀提出象徵的觀點，希望以全新的方式認識症狀的意義，重新學習症狀的語言，了解意識缺乏之處，找到疾病的轉化與療癒的可能。

¹⁹ 許添勝、王季慶：《用心醫病：新時代身心靈整體健康觀》（臺北：賽斯文化，2016年），頁71。

小月不流淚的症狀（眼淚匱乏症），讓她的眼睛感到久旱的乾涸，欠缺一種流出：

觀音菩薩向佛陀說，眾生已度盡，我可放下了心。此時佛陀打開娑婆世界，令菩薩看見芸芸受苦眾生。菩薩於是流了兩滴淚，一滴是慈，一滴是悲，兩滴淚化成兩位尊者，是為綠度母、白度母。我的眼睛只看見，它們不流淚，它們不慈悲。它們只劫掠影像，它們不流出。¹⁹

在疾病症狀的心理解讀上，眼睛不只是接收印象的器官，也能讓內在的事物流露出來。眼睛會流淚，即代表把內心向外呈現出來，²⁰菩薩看見受苦的眾生也會流下慈悲的眼淚。所以眼睛有問題，是一種害怕完全看清事物因而產生不願面對真相的頑固與恐懼。小月的眼睛不流淚，就說明她壓抑自己對外界事物的真實反應，不願意被觸動，以此來抵制她不願面對的身世。正是因為這樣，她對《搜神記》腹哭嬰兒被母親埋葬、又因啼哭而被母親重新收養的故事提出批評：「那是我讀過最沒氣節的哭泣了。哭泣爲了被發現爲了被收養，真是沒氣節。」（〈哭渦〉，《末日早晨》，頁43）然而小月真實的感受卻是疑惑不安的：

妖怪者，蓋精氣之依物者也。氣亂於中，物變於外。垃圾桶裡，翻開的那一頁，《搜神記》如是說。而我不知不哭泣的我是否，是否算是「物變於外」，妖怪之一種。我不知我之所以不哭泣，是否隱喻著我與我所在之處的某種紊亂氣流。（〈哭渦〉，《末日早晨》，頁45）

所謂「我與我所在之處的某種紊亂氣流」，即是小月不願面對的錯亂身世。不流

¹⁹ 張惠菁：〈哭渦〉，收於張惠菁：《末日早晨》，頁56。以下引文出自此書者，於引文後標明書名及頁碼。

²⁰ （德）托瓦爾特·德特雷福仁（Thorwald Dethlefsen）、呂迪格·達爾可（Rudiger Dahlke）著，易之新譯：《疾病的希望：身心整合的療癒力量》，頁210-211。

淚是潛意識對真相的逃避與恐懼，也欠缺對己身的慈悲與憐憫，這種生理和心理的缺憾，又被自我妖魔化為妖怪的化身。自我妖怪化的靈異指涉，與不會流淚／錯亂身世的症狀和問題連結在一起，造成小月極大的負罪意識，導致她必須進一步用身體流產來代替眼睛流淚，讓罪惡感得以排出並得到垂憐的關注：「我終於也想像那個哭於腹內的孩兒一樣毫無驕傲地索求注意」、「得到如聖母面對已死的聖子那樣的注視」。（〈哭渦〉，《末日早晨》，頁 61）我們看到來自於錯亂身世的孤獨與自卑，必須用驕傲不流淚來武裝，其實正是欠缺親情關注與憐憫撫慰的結果，也是一種對創傷的抗拒與逃避，成為自我疏離的孤獨生命。

2. 〈小雪〉和〈千禧年前 33184369 秒〉的耳鳴失聰與驟失關係

在《末日早晨》中有兩篇小說涉及耳疾，都和主角面臨身邊的人無端消失有關，產生關係驟失的創傷。〈小雪〉的主角小雪因耳鳴嚴重，辭掉工作靜養，並將電話和人聲隔絕在外。她的弟弟多年前離家失蹤，父母也在不斷爭吵中離婚，弟弟留下一只茶杯，也被小雪失手打破。她最後一次見到弟弟過馬路的背影時曾經有某種預感，然後被整條街的喇叭噪音震得摀住耳朵。她似乎能預知某種消逝，而小雪的老祖母也能預感生命中的死亡與破滅。在姑姑將重聽的老祖母送來暫住的時候，祖母說的話成為小雪剩下的最大聲音來源。結尾描寫在祖母最後的生命歲月，祖孫兩人隨著音樂起舞：

小雪的祖母，死前兩個禮拜，第一次在小雪的公寓裡跳起了舞。那時小雪的祖母與小雪之間，任何關於事物流逝與死亡的預感，都在搖晃的身體裡被遺忘了。那時，小雪家的客廳窗玻璃，有如教堂玫瑰窗般，把下午的日光篩成彩色的光譜。在漂移的七色光裡，小雪和小雪的祖母跳了一場神聖的忘卻之舞。（〈小雪〉，《末日早晨》，頁 169）

小雪與祖母因為都具有「關於事物流逝與死亡的預感」，所以有祖母說話的聲音時，小雪就聽不見自己的耳鳴。但是她們所擁有的這種消逝的預感實在令人難以承受，故需要用音樂和舞蹈來忘卻與轉移，然而小雪仍無法避免親人一一自生命中逝去的事實。表面上來看，小雪的耳鳴起於都市過多的聲音，但是更有可能是

源自弟弟失蹤時的喇叭噪音。在疾病症狀的心理理解讀上，耳朵代表接受和服從，聽力不好則是不願聽命行事，聽不到就表示不想聽，例如噪音引發的耳聾代表心理上拒絕噪音。²¹ 小雪的耳鳴症狀也可作如是觀，她除了不想聽外界聲音，也不願憶起弟弟失蹤時的喇叭聲，因此耳鳴症狀其實是在抗拒親情驟離的創傷。

小雪封閉自己，不想聽到和弟弟有關的回憶話語，不願與之產生關聯，「話語是一扇窗，而我們每個人原是無窗的存在」，（〈小雪〉，《末日早晨》，頁161）她切斷與外界的關聯成為疏離的存在。然而祖母重複敘述往事的話語，卻正如打開的窗，引領她走出無窗（疏離）的所在，緩解了她的耳鳴，因為祖母帶給了她久違的親情，以及兩人對預感的共鳴和共情，使得小雪的耳鳴症狀好轉，但兩人最終只能用跳舞去淡忘不祥的消逝預感，將死亡的哀傷轉化到有如宗教祭典般的撫慰儀式中，而祖母在兩週後去世，既是預感的應驗也是親情的驟離，這種關係驟失、親情驟離的傷痛正是小雪耳鳴所抗拒的對象。我們看到小雪其實渴望擁有親情，耳鳴是她內心對失落親情的創傷之抵禦，而預感的能力又連結了她和祖母的親情，讓她走出疏離，但最終她又再次失去親情，曾經和祖母有過的交流和理解是如此短暫易逝。

〈千禧年前 33184369 秒〉也和耳疾以及一段驟失的關係有關。主角偶爾會有暫時性的失聰，忽然間什麼都聽不見，更令主角困擾的是「他」的無端消失，主角不斷打電話給他都無人接聽。「他」不是主角親近的人，卻是一個有如虛無的底界般可傾訴的朋友。「他」的消失與主角的失聰一起發生：

我不記得何者為因何者為果。是因為我的耳朵開始出問題所以我杜絕生活裡不必要的聲音，甚至把收音機也賣掉；還是因為我賣掉收音機，開始拒絕聲音，所以我的聽覺也隨之消失了。一同消失的還有他。我人際關係最終的點掉落。一開始我以為我只是丟失一個朋友罷了，一個沒有共同熟識者的朋友。但最終我發現我是丟失了一個言語的對象。一個和我共同防

²¹ （德）托瓦爾特·德特雷福仁（Thorwald Dethlefsen）、呂迪格·達爾可（Rudiger Dahlke）著，易之新譯：《疾病的希望：身心整合的療癒力量》，頁216。

堵沉默的人。沉默從來沒有被消滅。只是被防堵在我不願看見的地方。
(〈千禧年前 33184369 秒〉，《末日早晨》，頁 187)

「他」是主角僅存的能夠說話的對象，也反映主角對溝通理解的渴望，但既然連這最後的底界也無端失去，沉默遂再度出現，以聽覺的消失——暫時性失聰來面對一切。當身心症狀以暫時性失聰呈現時，就表示主角拒絕外界無意義的聲音，渴求真正的溝通理解但卻不可得的失落，並將此心理需求投射於對「他」的期待與回應：

他的電話在這城市的某間房子裡響個不停。煙火花一朵朵逐漸謝去，黑暗終於重新佔據我們的頭頂。那個電話沒有人接。距離千禧年 33184369 秒。我收了線。那時有一部分的我想我將永遠停在那裏，被鎖死在距離千禧年 33184369 秒的那個位子上。我想到底倒數千禧年於我們有何關係？這人群裡恐怕沒有任何人相信神人會於兩千年那日帶來他的許諾。我們以異教徒的荒謬身分倒數。但我終究不敢說這是個無神的時代。我們都不知道，究竟是神終會在千禧年那天降臨只是我們見不到，還是從來就沒有什麼神。我們從來都不知道。(〈千禧年前 33184369 秒〉，《末日早晨》，頁 189-190)

主角期待「他」的接聽與回應而不可得，轉而質疑千禧年倒數活動的意義，指出在缺乏了解基督教教義的脈絡下，我們都是盲目參與千禧年的異教徒，甚至神的存在與否也是未知數，而神的不可知不可見，正如「他」的無端消失與不可聞一樣虛無難期，暗示了世紀末的人們對於神的救贖和溝通理解的失落與無望。

我們看到〈小雪〉和〈千禧年前 33184369 秒〉的耳鳴與失聰，都有不想聽外界的聲音，也與身邊的人無端消失所引發的驟失關係的創傷有關。〈小雪〉是親情的驟失，〈千禧年前 33184369 秒〉則是傾訴對象的失聯，因此用耳鳴和暫時性失聰阻隔外界、抗拒與逃避關係驟失的創傷，反映的是自我疏離、親情與溝通理解的失落。兩篇小說的主角其實都渴望建立關係，也渴望溝通理解，小雪透

過預感能力和祖母有短暫的理解交流，但祖母最終仍逝去，小雪又回到孤獨封閉；〈千禧年前 33184369 秒〉的主角則深陷關係驟失的失落與無盡追尋，他們都是被迫疏離而尚未找到解方的自失的主體。

（二）墮胎 / 潛意識流產與皮膚過敏及隔離焦慮：生命的空洞與隔絕

《末日早晨》除了描寫關係驟失、親情驟離的創傷，亦關注移居美國的臺灣婦女的婚姻與生活狀態，以及未來世界的生態破壞、科技防護與隔離問題。〈黑天使真理〉描寫在美臺灣婦女從子宮刮除胚胎（墮胎）所造成的嬰靈現象以及潛意識流產與生命的空洞化；〈玻璃城〉則描寫了未來生態污染嚴重，導致人們皮膚過敏，必須透過高科技防護與自然隔絕的焦慮；小說主角對自我生命和外在世界欠缺價值的實踐和真實的接觸，陷入生命的空洞與隔絕，變成自我疏離的存在。

1. 〈黑天使真理〉的墮胎嬰靈 / 潛意識流產與棄絕生命

〈黑天使真理〉描寫嬰靈信仰和臺灣已婚婦女在美國的婚姻生活。嬰靈信仰是 1970 年代臺灣從日本引進的，並在 1980 年代後期日漸盛行，使嬰靈供養成爲寺廟的正規業務。²² 嬰靈係因人工流產、胎死腹中，或出生不久即夭折的嬰兒之靈魂，如果不予超度，他們便會跟在親生母親身邊，纏繞不休，造成母親的精神負擔，還有整個家庭的恐懼不安。

已婚居留在美國的江采薇是一個平庸女性，依附丈夫過活且曾經墮胎，來不及出世的女嬰便成爲沒有形體的漂浮嬰靈，一個被毀棄的黑天使，並一直跟著她，直到被計程車司機道破嬰靈在其身後，江采薇爲它取名真理並感到愧疚憎惡。但她難耐空虛，外遇懷孕，又再次墮胎。江采薇的朋友君淑，大學時代本是熱中學運的進步女性，來美國結婚後，卻無法在異國環境找到事業發展的空間，只好被迫當家庭主婦，時常必須燒菜款待丈夫的上司朋友，她對這些平庸瑣事的不耐情緒融入食物中，只有黑天使真理吃得出來。江采薇和君淑的理工丈夫都熱

²² 吳燕秋：〈西法東罰，罪及婦女——墮胎入罪及其對戰後臺灣婦女的影響〉，《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18 期（2010 年 12 月），頁 107。（DOI:10.6352/mhwomen.201012.0053）

中工作且無趣，雖然君淑厭惡身邊這些庸俗人事，但她卻無法避免與他們日漸相像。從江采薇和君淑的遭遇，可以看到臺灣婦女隨丈夫移居美國後，如果沒有找到事業發展的空間，實踐自我的價值，無論原本是平庸或是進步女性，都只能依附丈夫當家庭主婦，與庸俗日常為伍，生命漸漸變得空洞，即使以外遇排遣空虛，亦不能獲得價值感，卻可能承擔懷孕墮胎的風險與創傷，而被棄絕的胎兒亦是一個虛無的生命，君淑因此對真理產生共鳴：

於是她學江采薇一樣仰著頭，看能不能看見那個鬼靈。它在這裡嗎？真理。一個未及出世的孩子。那孩子不被人世的血肉所賦形，卻綁了鉛塊般和她們一起沉在這人世的底緣。……君淑忽然意識到自己長久以來和一條鬼魂一起監看一個人。長久以來她們是不能離開無法放棄的三位一體。覺得自己體內，也有什麼被刮去了。（〈黑天使真理〉，《末日早晨》，頁92）

君淑想要脫離無意義的生活卻無力改變，只能與平庸的江采薇和她的嬰靈信仰綁在一起，甚至感覺「自己體內也有什麼被刮去」，為什麼君淑也會有墮胎的感受呢？墮胎（人工流產）是從子宮內刮除受孕的胚胎，這種「體內也有什麼被刮去」的感受可以說是一種潛意識的流產，一種生命的毀棄和流失感，而漂浮無血肉形體的嬰靈，竟與兩個婦女形成三位一體，可見人如同鬼，都不知存在的目標和方向，生命是漂浮的也是空白的。對臺灣婦女來說，移居美國是種族與文化的離根，被迫當家庭主婦則是傳統性別分工的主體剝奪，使得君淑的身心症狀表現為一種潛意識的流產，而子宮是孕育生命的器官，一旦發生流產或是墮胎（潛意識的流產亦然），即表示心理上對孩子（生命）有某種程度的拒絕。²³ 因此君淑的潛意識流產代表了對生命的棄絕，而江采薇的墮胎也是一種棄絕生命的意念表現，並且與神祕經驗串連，化成了嬰靈現象：

²³ （德）托瓦爾特·德特雷福仁（Thorwald Dethlefsen）、呂迪格·達爾可（Rudiger Dahlke）著，易之新譯：《疾病的希望：身心整合的療癒力量》，頁255。

江采薇在五年前墮了胎，創造了黑天使真理。它沒有在母親的子宮裡長成一個受地心引力拉扯的身體，因此漂浮。它的創造根源於一種棄絕，它生自毀壞後的虛無。從此黑天使真理，漂浮在城鎮的上空。並且因為它自己並不清楚的緣故，一直跟著江采薇。……黑天使是一個黑洞。就在她身邊，有一個深邃的黑洞，而她看不見。（〈黑天使真理〉，《末日早晨》，頁 69-70）

如果將嬰靈當作隱喻，嬰靈就是一種棄絕、毀壞生命的意念，一個虛無的黑洞，若不正視它和理解它何以存在的病因，就會陷入無邊的沉淪，缺乏自我提升和價值實踐的力量，活著也與漂浮的遊魂無異。它不僅是死去胎兒的靈魂，也是缺乏生命意義的生者之寫照。黑天使的真理之名，雖起因江采薇喜歡看林真理子的小說，但也暗示了棄絕生命將永遠沉淪的「真理」，道出臺灣婦女在美國的依附婚姻中缺乏主體與茫然失根的生存狀態，成為空洞疏離的存在。

2. 〈玻璃城〉的皮膚過敏與隔離焦慮

〈玻璃城〉是一篇以科學為基礎的科幻小說，對於未來世界進行以目前科技為主的合理推測與想像，²⁴ 它的科技想像在未來有可能變成真實景況，因此科幻小說常被視為未來的預言和警示。〈玻璃城〉描寫二十一世紀末的地球環境被破壞殆盡，空氣陽光中充滿各種致命的過敏原，人們必須居住在新興的實驗社區「玻璃城」，用人工環境來隔絕外在污染。身為玻璃城第三代的小原，在十三歲時必須通過自然環境的過敏檢測，才能離開人工環境到外界去工作，但他沒有通過測試，被迫永遠隔離於玻璃城內，從此焦慮失眠。和小原同為玻璃城後代的南出，則通過了過敏測試，她不時炫耀陽光對身體的觸感，並如願在城外工作。小原從未體驗過陽光曝曬皮膚的感覺，只能聽著南出的形容：「皮膚曬到太陽的感覺，好像一種愛撫。」「麻麻癢癢的刺痛感。」「好像性愛前的擁抱。」（〈玻璃城〉，《末日早晨》，頁 174-175）陽光和性愛都是小原無從經歷的體驗，因

²⁴ 呂應鐘、吳岩：《科幻文學概論》（臺北：五南出版社，2001年），頁 47、64。

而引發他的嫉妒。在他接受過敏測試時，曾經抬頭看太陽，而有如下感覺：

陽光好亮。沒有了玻璃遮擋的陽光，好亮。好像想起了自己長久以來的欠缺，對一個擁抱的渴望忽就無比強烈地襲來。他伸出手。一個注定挫折的渴望。在被陽光曝曬得乾暖的空氣裡。（〈玻璃城〉，《末日早晨》，頁181）

小原的身心症狀是一種因皮膚過敏和被迫隔離所帶來的焦慮，沒有通過過敏測試更導致他的失眠。他雖皮膚過敏卻渴望被陽光擁抱，皮膚是人體最大的器官，也是最外層的身體界限，使我們與外界連結，與周圍的環境接觸。所有皮膚功能的共同主題，就是在分離與接觸的兩極之間徘徊。²⁵ 因此小原的過敏與隔離，代表了一種規範與劃分界線，但這種規範與界線卻反而使他的皮膚產生接觸和擁抱的心理需求，擴大來說，即是一種愛的渴求。然而小原對接觸、擁抱和愛的渴求卻被人工隔離所阻絕，被迫成為疏離的存在。

我們看到在環境污染嚴重的未來世界裡，固然可以打造玻璃城這樣的高科技防護措施來隔離一切污染源，但也同時阻絕了人與大自然的正常接觸，阻絕了玻璃城內的人與城外的人正常接觸，因此在被保護過度、沒有刺激也沒有變化的人工環境中，愛撫與性愛的比喻聯想正是重啟官能感受、恢復自然本性的一種衝動，用愛和擁抱來化解與人／自然隔絕的疏離異境，但是小原的這種渴望卻是「注定挫折的渴望」，因為他無法通過過敏測試到城外過正常生活，歸根究底正是人類對自然生態的破壞與污染才導致過敏原的暴增，造成人類必須以科技防護來自我隔離。〈玻璃城〉雖然是關於二十一世紀末的科學幻想，但其中出現的生態問題、科技發明和人際困境，卻都有合理的推測，極可能成為真實。科幻的玻璃城是人類隔絕自然的疏離象徵，雖名為幻想，實則是充滿警示的一則未來寓言。

²⁵ （德）托瓦爾特·德特雷福仁（Thorwald Dethlefsen）、呂迪格·達爾可（Rudiger Dahlke）著，易之新譯：《疾病的希望：身心整合的療癒力量》，頁227。

綜合上述，可以看到〈黑天使真理〉、〈玻璃城〉、〈哭渦〉、〈小雪〉和〈千禧年前 33184369 秒〉中有關子宮、皮膚、眼睛和耳朵的身心症狀如潛意識流產、皮膚過敏與隔離焦慮、眼淚匱乏、耳鳴與暫時性失聰，皆有其連結的心理問題，分別彰顯了對生命的棄絕和對自然的隔絕所造成的生命空洞，以及對親情驟離、關係驟失創傷的失落、抗拒與逃避，遂形成小說人物的自我疏離異境。神祕經驗在其中只是作為生命空洞的隱喻（嬰靈）、隔絕自然的象徵（科幻玻璃城），或是自我妖化的比喻（不哭妖怪）和親情驟離的暗示（消逝預感），可視為一種文學隱喻的手段，為的正是要凸顯人物疏離的處境，其中只有消逝預感被賦予連結親情的一種方式，然而也只是短暫的連結，並沒有解決親情驟離的失落如何調適的問題。這些陷入自我疏離異境的人物，是因為父母離異、親友失蹤、身世錯亂、異國居留和婚姻困境、乃至生態污染造成的隔離，是家庭、婚姻、人際問題和環境破壞的受害者，他們或用封閉自我來抵禦創傷，或是不願坐困其中而想要改變，但卻找不到解決的方法，因此被迫在疏離處境中沉淪與掙扎，成為自失的主體，彰顯了張惠菁小說人物在後現代社會中破碎的主體面貌。

三、預兆人的神祕敘事：

自我封閉和重啟連結 / 重建秩序

《末日早晨》人物的身心症狀和疏離異境已如前述，不禁讓人思考小說人物是否還有翻轉疏離狀態的可能性？這也是張惠菁從《惡寒》就拋出的自我困境與主體追尋，例如〈蒙田筆記〉中依靠流行彩妝和命理資訊建構自我的胡媛媛，因為失戀而喚醒了異化的主體，留下生命改變的可能性；²⁶ 然而《末日早晨》中的人物是否也具有改變疏離狀態的可能？我們看到張惠菁進一步運用神祕經驗，刻劃台灣版預兆人的形象及存在狀態，賦予他們預知未來、消失魔術、心電感應、占卜和夢的能力，讓他們對自身的疏離狀態更加強化或是試著突圍，於是主角們

²⁶ 羅夏美：〈生命定位三稜鏡：論張惠菁小說〈蒙田筆記〉〉，頁 38。

產生了兩種相反的行爲——自我封閉和重啓連結 / 重建秩序，充分發展了神秘敘事的兩極應用；身心症狀在這些人物身上則分別以血管（生命）瘀青、身心物化、胃部障礙，腦的強迫思考來呈現，和神秘經驗互相串連，遂加深或突破了疏離的狀態，成爲異化的極致存在或另類的重生主體。這些另類的重生主體只是憑藉神秘經驗得到暫時慰藉，並不穩定且隨時有可能再度自我喪失，因爲她們並未意識或解決真正的問題，這些預兆人的存在狀態也反映了後現代社會無力承擔深度的各種失重現象，欠缺愛與溝通的能力，凸顯出消費社會與後現代文化的人際心理困境。神秘敘事作爲重啓連結和突破疏離的潛意識能量，已非現代主義式的挑戰資產階級價值觀，卻反映了某些後現代主體在個體零散化的疏離異境中，內心仍試圖尋求一體性和連結感的深層渴望，顯出後現代主體微弱的掙扎力量。

（一）預知未來與消失魔術：自我封閉的災難

〈一隻墜樓的貓〉和〈玻璃杯戲法〉的主角都具有神秘力量，一個能預知未來，一個能使物體消失，然而擁有這些神秘力量卻讓自我更加疏離；他（她）們不願與人建立親密的關係，因爲預知未來的結局總是指向衰敗的命運，不如丟掉現在；而陷入真愛的沉淪與壓力也令人難以承受，不如讓所愛的對象消失；他（她）們的血管（生命）瘀青和身心物化的症狀纏繞不去，最終導致自我封閉的災難，成爲台灣版預兆人中疏離狀態的極致存在，也是自失的主體。

1. 現在的丟失：〈一隻墜樓的貓〉的預知未來與血管（生命）瘀青

〈一隻墜樓的貓〉中擁有預知未來能力的工程設計師，能夠準確預知身旁的人未來的命運，例如車禍、患病、父子失和、開店被焚等等，然而他的感情世界卻很空洞，只記得前女友的外套和扭傷的腳踝，卻記不得她的臉，對於現任女友米索亦無法與之交心，維持著有性無愛的關係。當他預知兩人必將分手、米索必然老去，以及不斷預見身旁人士興衰無常的命運，他的身體上出現了一塊張牙舞爪的瘀青，成爲一種壓迫他的身心狀態——他的血管破裂，在右手臂和額角留下觸目的印記，最後甚至「暗紫色的瘀青已經佈滿他的額臉及身軀」，令他驚恐想要逃離和遠行。

男主角的身心症狀在血管破裂的瘀青，血管是輸送血液的，可視爲生命力與

活力的代表，²⁷ 血管問題造成的瘀青，象徵男主角的生命力與活力受到壓迫。而壓迫他的東西是什麼？小說寫道：

時間。時間在擠壓他。……時間的隧道縮小口徑，壓迫他的血肉之軀。他不斷尋找隧道的出口，期待看見遠處出現光亮……他一直在期待那個出口的視覺影像，那個影像他知道會出現的。但是現在。他所無法橫渡的河是現在，在那個他知道會出現的東西出現之前，現在重擊著他。……他跳過現在去看望未來。時間遂以重力加速度向他襲來。未來衝向現在。撞倒了他。他不能呼吸了。（〈一隻墜樓的貓〉，《末日早晨》，頁 202-203）

令男主角感到壓迫的是時間，因為他能超越現在的時間，直接看到未來的狀態，但此種看似令人艷羨的預知能力，卻沒有帶給他快樂，反而使他看不到現在，進而丟失了現在，也因此無法與此時此刻在身邊的人有生命的交流。在另一篇小說〈蛾〉中，曾透過女友米索的角度形容過男主角：「他的悲觀混同了對未來的偏執，而加深了犬儒的傾向。存在指向衰敗，時間指向消滅。他看不見現在。」（〈蛾〉，《末日早晨》，頁 25）由此可知男主角的問題是他總是看向未來，看到一切事物終將衰敗、毀壞和死亡的無常命運，因此陷入命定論的悲觀，缺乏對現在的關心和熱情。這種「現在的空洞與缺席」使他喪失了生命活力，變成一個瘀青纏身的病患，成爲此在匱乏的人。

〈一隻墜樓的貓〉的男主角雖能夠預知未來，但是他的命運亦如同結尾他看見的「路旁一隻墜樓的貓，即將漿腦塗地」，因為既知人必有死，愛情也必定分手，便毋須與任何人建立親密關係，也不用在乎和回應對方的情感需求，甚至失落了活在此刻的感受能力，只能目睹自己像一隻墜樓的貓般終將死去。我們看到預知未來的能力不能使人趨吉避凶，反而因爲未來凌駕現在、造成現在的丟失而成爲生命的壓力，並走上毀滅一途。（這不啻是對熱中測算未來的社會風潮的一

²⁷ （德）托瓦爾特·德特雷福仁（Thorwald Dethlefsen）、呂迪格·達爾可（Rudiger Dahlke）著，易之新譯：《疾病的希望：身心整合的療癒力量》，頁 353。

記警鐘) 因此, 血管破裂與瘀青症狀, 是生命出口堵塞的表徵, 擁有預知能力不是幸運, 反而變成逃避現在的宿命論者, 是一種生命的欠缺, 也造成情感交流的欠缺與感受能力的失落, 讓男主角無法活在當下, 受困並執著於未來的悲觀命運中, 形成自我封閉的災難, 成為自失的主體。

2. 真愛的毀棄：〈玻璃杯戲法〉的消失魔術與物化愛情觀

〈玻璃杯戲法〉的主角與小玥相識於酒吧, 她們都具有一種物化的愛情觀, 只是喜歡男友的大衣和古龍水才和他在一起, 用物件代替整體的人, 一旦失去對物件的興趣就拋棄掉男友, 雖然跳出傳統的婚戀觀, 卻反映出物化的症狀和行爲。而且小玥能夠運用一種消失魔術, 讓玻璃杯憑空消失, 並對主角說明此戲法的關鍵在於感應物體墜落的沉淪感, 抓住那節奏和失去平衡的剎那, 便可使物體消失。主角悟出這是爲了逃避來自沉落物體的拉扯力量所啓動的自我保護機制, 同時她也發現自己和小玥互相喜歡。爲了擺脫墜入情網的沉淪, 她將散發沉淪感的小玥推下樓去, 運用魔術使小玥成功消失在半空。

姑且不論使物體消失的魔術竟然「真的」能讓物體甚至是人憑空消失, 這篇小說最特別之處應該在於主角對此魔術的認知和解釋, 她認爲這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機制, 保護自己不受物體下墜的沉淪感牽動, 所以先下手爲強, 讓那個下墜的東西先消失。更爲可怖的是, 她竟把這個邏輯應用到對待人的關係上, 讓她喜歡的人消失, 以免被陷入愛的沉重心理負擔所拖垮。當魔術實施成功, 也就代表她放棄了真正愛一個人的整體所必須付出的身心能量, 而寧願選擇物化的感情關係。主角曾自剖她和小玥的愛情狀態:

我開始覺得我之所以到現在為止都是個異性戀者不過是因為懶惰而已。……沒有非要不可的男人, 也沒有非要不可的女人。我和小玥就是這樣。那些理所當然地接受自己的性傾向的人也是。也許我和小玥都互相喜歡, 只是誰都懶得先動手。……或者, 也可能是不敢, 不敢先動手。因為我們誰都不願意先花力氣進去。我們都想看對方會不會先採取行動, 然後我們再順理成章地接受。是的我們不沉淪。或者我們逃避沉淪。(〈玻璃杯戲法〉, 《末日早晨》, 頁 228)

不管是同性戀還是異性戀，對主角來說都是一樣的，因為「沒有非要不可的男人，也沒有非要不可的女人」，她／他們都是物，可以任意開始或結束關係。一旦遇到真正喜歡的人，卻基於懶散和畏怯，不願意「沉淪」進這段關係中。主角最終選擇推小玥下樓，便是「逃避沉淪」的自我保護機制，爲了保護自己，寧可先讓對方消失，在感應到小玥的沉淪和失去平衡的那一刻，主角「第一次了解並喜歡上了她的全體」。小玥作爲沉淪真愛的角色竟然「被消失」，卻代表她因愛而走出物化的疏離，她墜樓時的模樣被主角形容爲「那樣美的夜光蛾」，正是她有如趨光的飛蛾般投入愛情的絕美姿態，然而愛上的同時卻是毀滅的開始，對主角來說，真愛是如此令人恐懼和避之唯恐不及的東西，既無力負荷，只有將之毀去。於是我們看到，「使物體消失的戲法」令人駭異之處，並不在於魔術的神奇，而在於它被連結到「畏懼真愛」和「逃避責任」的懦弱自私人格，成爲世紀末都會荒涼人心的寫照。主角物化的愛情觀，使她否定個人獨具的心靈意識，因而產生疏離的愛情關係。她說：

在一起這種事就好像換衣服一樣。……總之就是遲早必須脫下現在的這件衣服，換一件新的。楊志的問題在於他沒辦法相信自己只是一件大衣。他相信自己總還是些什麼。他相信自己不只是這張臉這個身體這件衣服的總合。在這些片段零碎的印象上還有個超越性的東西。他的意識？他的自我？不管是什麼，總之有這麼一個他認為真正可以稱作「他」的東西。並且他相信如果一個女生和他在一起一定是因為她愛上的是這個「他」，而不是領帶或大衣。而我認為他太迷信了，竟然會相信那種沒有根據的事。
(〈玻璃杯戲法〉，《末日早晨》，頁 221)

主角否認自我與意識的存在，把人視爲物，換愛情對象就如換衣服般頻繁瀟灑，其身心症狀就在於心的物化與扭曲，心（心臟）與「愛的感受」密切相連，²⁸但

²⁸ (德)托瓦爾特·德特雷福仁(Thorwald Dethlefsen)、呂迪格·達爾可(Rudiger Dahlke)著，易之新譯：《疾病的希望：身心整合的療癒力量》，頁 269。

主角卻無愛的感受，只以物件取代個體的全部，而她並不認為這種物化症狀有什麼問題。當她感應到有一種身心沉淪的力量牽引她走出疏離，投入愛的懷抱時，她反而採取抵抗，透過魔術將愛的對象如物件般毀去。「使物體消失的魔術」成為真愛毀棄和無能負責的行為表現，正呼應疏離的愛情關係和物化的心靈，展現出晚期資本主義消費社會的人際商品化現象，因為人們早已習慣速食、用過即丟、時尚換季等商品消費邏輯，並視之為理所當然，也就更不願為愛情堅持，寧可將愛人視為換季商品而任意丟棄，也不想要有負擔的關係；寧願進入物化的愛情，也不想深入經營連結，成為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所說的「液態之愛」，不斷的重新開始、結束、再開始，呈現出液態、流動、難有穩定而成為固態的愛情關係。²⁹

我們看到〈一隻墜樓的貓〉和〈玻璃杯戲法〉的主角雖然擁有神秘力量，卻使他們丟失現在和拒絕真愛，預知未來的能力造成現在的空洞與缺席，使主角變成血管瘀青乃至生命瘀青的病人；消失魔術作為毀棄真愛的自衛機制，則顯示了主角無力承擔愛情責任與整體生命的重量，更強化了愛情關係的物化症狀。因此主角們無法和身邊的人建立親密和永久的關係，預知未來和消失魔術使這些預兆人與他人疏離，也和自己真實的感受疏離，成為孤獨封閉的存在，形成了自我封閉的災難，走向極端異化而變成自失的主體。

（二）心電感應與占卜 / 夢：重啟連結 / 重建秩序的渴望

有別於前述的預兆人將神秘力量作為封閉自我的方式，〈蛾〉和〈末日早晨〉的主角則是另一種嘗試突圍的預兆人，透過神秘力量如心電感應、占卜和夢，實現重啟連結和重建秩序的渴望，嘗試突破疏離的狀態，恢復人與人的交流共鳴與創造嶄新的生命秩序，她們的身心症狀表現為胃部不適和腦的強迫思考，亦凸顯出對感受他人和超越理性規範的心理需求。雖然她們突圍的結果未必圓滿，例如〈蛾〉的米索在短暫感應到小襄、實現與人連結的渴望時，對方即車禍

²⁹ （波）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著，何定照、高瑟濡譯：《液態之愛：論人際紐帶的脆弱》（臺北：商周出版社，2007年），頁9-10。

身亡，使米索又回到自我疏離的狀態，然而米索仍在往後某個時間片段想起感應與連結的經驗，也可以看出她渴望獲得連結與一體感的心理追求。〈末日早晨〉的小雪則透過占卜和夢境，將自我汰舊換新，重新建立生活秩序，在友情的凝聚和嬰兒誕生的希望中迎向千禧年，是突破疏離的另類重生主體，但由於並未意識和解決真正的問題，她們的狀態並不穩定，隨時有可能再度成為自失的主體。

1. 重啟連結：〈蛾〉的心電感應與胃的感受障礙

〈蛾〉中三十五歲的昆蟲專家米索，在二十五歲時曾與一個二十一歲的女孩小襄互相感應到對方的存在。米索感到胃部騷動不適如同餵養了一隻蛾，小襄也因看見一隻蛾而感應到米索的存在。小襄因幼時的老宅即將被拆毀而感傷，米索則因男友對她的忽視而悲哀，兩個女孩生命中的欠缺，卻透過蛾而獲得感知對方的能力，藉著心電感應得到生命交流的存在感受。小襄無意中撥打了米索的電話，卻在接通電話的瞬間出車禍身亡，從此米索封閉自己如胃中的蛾繭，並成爲一個昆蟲專家。

米索的身心症狀在於親密關係引發胃部的騷動不適。胃的基本功能是接受，接受一切外來需要消化的東西，也包括心理感受，因此胃部的毛病代表感受力和接受性受阻，患者其實需要察覺自己的感受能力。³⁰ 米索的胃部不適和感受障礙，便是來自此刻當下沒有交流的戀愛，令她的感受能力萎縮，因為男友總是關注未來而掠過現在（米索的男友便是〈一隻墜樓的貓〉中能夠預知未來的男主角），米索感受不到男友的關心，缺乏心靈的交流。她感覺到來自胃部的抽搐：

一隻匆忙的蛾在她的胃裡。在胃壁之間拍著翅膀來回飛行碰撞。蛾的翅膀不斷撒下戲白粉屑，終致整雙翅膀破成碎末。……然後是蛾的眼。蛾因為長期居住在黑暗裡以致什麼也看不見的眼。然而破碎的蛾的粒子還不斷振動著發出蛾拍翅膀的聲音。一種細瑣非常卻無可迴避的聲音。關於蛾的秘密只有米索知道。米索知道那是「現在」的聲音。然則現在不斷死滅變成

³⁰ （德）托瓦爾特·德特雷福仁（Thorwald Dethlefsen）、呂迪格·達爾可（Rudiger Dahlke）著，易之新譯：《疾病的希望：身心整合的療癒力量》，頁 190-192。

過去，被未來推擠成堆。（〈蛾〉，《末日早晨》，頁 30-31）

由於對「現在」的渴望，使米索聽到象徵現在時間的蛾（胃部不適而產生蛾的幻覺？）不斷掙扎撲翅的聲音，如同米索坐困被擠壓的現在，有如蛾般的掙扎，也由此聯繫到小襄所看見的蛾，並接通了兩個女孩之間神奇的心電感應能力。心電感應是突破現實疏離的神秘力量，或者可以說是兩人被壓抑的潛意識的大爆發，因此「創造一個被看見的可能」。小說寫道：

彷彿她們懷胎十月生下了彼此，在人群中為彼此製造定位的浮標。以某種神秘的對位、某種失落的因果律碰觸對方的生命。她們各自是對方藉以逆反世界的魔咒。世界因她們對彼此的凝視，而化成一幢群蟲飛舞的宅院，一只被打開的繭。（〈蛾〉，《末日早晨》，頁 32）

感應能力使得米索和小襄超越現在的封閉而成爲一只被打開的繭，不再感到疏離，即使是小襄車禍所散發的血腥味，也令米索感到幸福，因爲她能「感受」，沒有什麼比失去對現在的感受力更加可怕。當小襄死後，米索變成一個專業冷靜的昆蟲專家，知識取代了感受，也喪失了感應能力，「知識是她的巫術。在一個已無魔法可言的世界裡」。（〈蛾〉，《末日早晨》，頁 35）我們看到逆反世界的魔咒被破除，知識分析取代了心電感應，以理性統御和武裝自我，人與人之間再無感受的共鳴與生命的交流，又回到疏離的狀態，暗示溝通連結他人對後現代消費社會的人們有如曇花一現，無法持久，然而米索卻在三十五歲的某個時間縫隙裡想起小襄，聞到她的香氣，感受蛾在胃中的聲音，代表重啓連結的渴望會在不經意的片刻從記憶滲出，成爲潛抑於心底的騷動，也可以看出某些預兆人渴望獲得連結與一體感的心理追求。

2. 重建秩序：〈末日早晨〉的占卜 / 夢與腦的理性逆反

〈末日早晨〉描寫世紀末盛行的末日預言，當九大行星排列成十字那一天，災難降臨，人類將從地球上消失。主角小雪的朋友小羊隨機占卜，提出「要小心水」的警示，於是小雪開始反覆做夢，夢見大洪水來襲，夢中有個長相和她一樣

的女孩，和眾人一起被大洪水淹死，但現實中卻是小羊喝下不乾淨的水而得到腸胃炎，並伴隨著小雪的朋友吉吉和男友分手、小雪的父母事業成功卻離婚、以及臺灣各種政治預言和一去不返的經濟奇蹟，彰顯世事難期的混亂失序。雖然末日毀滅的災難沒有發生，但小說人物卻受到影響，讓末日預言以另一種方式「實現」：小羊用隨機占卜暗示洪水，迎合十字星象的末日災難之說，結果小雪透過反覆出現的夢境，很真實的經歷了一場毀滅世界的洪水災難：

無數的身體在我的四周打旋。什麼東西撞到了我。在水裡。一隻手臂。一條腿。或者一個頭顱。水將我們推向四面八方，從四面八方捲回。我們正在死去。一種最為漂盪的死亡。……死前他們竟然是微笑著的。一種出神的微笑。如同在某種神秘宗教的帶領之下走向了新生。以一種迎向未來的姿態，參與了這場集體的死亡。我找到了她。她躺在沙灘上。她的臉，和我一模一樣的臉上，掛著和所有人一樣的笑容。透明的，出神的，朝向彼岸彼處的笑容。（〈末日早晨〉，《末日早晨》，頁 129-130）

分析心理學家榮格（Carl Gustav Jung）認為夢是潛意識的具象表徵，夢所包含的潛意識內涵，對意識有著顯著的補償功能，可以提醒我們注意被壓抑的部分，恢復自我的心理平衡。³¹ 關於夢中的意象信息也包含大量原型性的對應部分（例如神話與傳說），現代人的夢境景象和原始心靈的產物、其集體形象和神話母題之間會有類比關係。³² 小雪的夢即反映了神話中大洪水的原型母題，洪水是混沌的象徵，在深層意蘊上正是對失去時間秩序的憂慮，³³ 呼應著小說描寫的世紀末種種失序亂象，具有天懲的意味，然而大洪水的毀滅卻是為了新秩序的建立和人類

³¹ 吳光遠：《現代人越來越不會做夢：閱讀榮格》（臺北：海鴿文化出版社，2010年），頁 71、72、76。

³² （瑞）卡爾·榮格（Carl G.Jung）主編，龔卓軍譯：《人及其象徵：榮格思想精華》（臺北：立緒文化，2017年），頁 64。

³³ 尹榮方：《洪水神話的文化闡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頁 21。

的再生。夢中長得和小雪一樣的「她」隨著眾人一起被洪水淹死，但他們臉上全掛著登臨彼岸的滿足笑容，彷彿獲得某種新生。這種死亡與重生的循環是末世論的基本觀念，例如基督教的末世論有千禧年的末日審判之說，末日審判來臨時，善者將與上帝同在，惡徒將入地獄，目前的時代將會很快結束，為人類帶來真正的幸福。³⁴ 因此夢境中的死亡，便意味舊時代的終結和新希望的降臨，「她」可視為小雪的過去，過去既已死亡，小雪便成爲一個乾淨的新人，得以存活重新擁抱生命。這場夢，反映的是小雪（大眾）對末日預言的潛意識期盼：災難之後有烏托邦出現，瘋狂混亂的世界即將結束，一切可以復歸於秩序，重新開始。可見對於現世的不滿和期待改變的心理，是人們熱中末日預言的原因，而末日更重要的意義便在於「重生」。

此外，〈末日早晨〉中的年輕女性都沒有正常或恆久的婚戀關係，小羊未婚懷孕、吉吉和男友分手如陌生人，使得「戀人的絮語許諾幸福，如同預言述說著末世。然而戀人說的話將會比他存在還要久。」（〈末日早晨〉，《末日早晨》，頁 126）分手後的戀人形同陌路，只有他的誓言存留下來，話語取代了真人的地位，人的存在已經空洞化。小雪目睹朋友的愛情和父母的婚姻皆以分離告終，認爲末日的機制已經啓動，她想記下這些變化快速的人事物，像某種強迫思考，並試圖理解世紀轉換的當下所發生的一切，卻無能爲力，小雪的身心症狀便在於「腦的強迫思考」，頭腦是智力、理性和思想的居所，³⁵ 腦部的問題象徵我們難以藉由思考來管控生命中的情況，意識希望能解決或理解一切，但卻辦不到。³⁶ 也就是說，小雪無法憑藉頭腦的意識來面對分離失序的關係與社會，所

³⁴ （美）史蒂芬·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著，范昱峰譯：《千禧年：古爾德三問》，（臺北：時報出版社，1998年），頁 12-13。

³⁵ 人類有兩個主要的核心：心和腦（代表感受和思考）。腦部主張活出理性、合理、可瞭解的生活，現代文明把大腦的力量發展到相當的程度，往往忽視了心的作用。可參（德）托瓦爾特·德特雷福仁（Thorwald Dethlefsen）、呂迪格·達爾可（Rudiger Dahlke）著，易之新譯：《疾病的希望：身心整合的療癒力量》，頁 220-221。

³⁶ （法）米歇爾·歐杜爾（Michel Odoul）著，劉允華譯：《疼痛的隱喻》（臺北：木馬文化，2017年），頁 214。

以小雪將末日預言和占卜的警示內化到她潛意識的夢中，藉由非理性的反覆做夢——夢見大洪水來襲，將自我汰舊換新，重新開始生命的秩序，以此賦予現實中的她「新生」之動力，因此夢是一種意識的欠缺與補償。

我們看到末日預言透過占卜和夢境的轉換機制，帶給小說人物象徵性的心理慰藉，無疑是一種理性的逆反。理性（腦）對事物的理解與記憶，似乎不能真正滿足大眾心靈的空虛與徬徨，有時必須假借神秘經驗的洗禮，獲得自我轉換和面對生活的勇氣。末日預言因此是處於疏離和不確定世界中的救贖期待，隱喻著重生的渴望，是一種「集體潛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³⁷呼應人們對於現實的不滿及渴望改變。小說人物藉著做夢的方式來實現預言，突顯了理性（腦）的無力，以及人們需要以非理性（夢）來轉移現實的焦慮，正可看出預兆人無法掌握變遷快速的人事物，沒有宗教或其他堅定信仰，必須以占卜和夢境模式來尋求生活的寄託和轉移。這種非理性的替代方式幫助她們度過了現實的混亂不安，並且在小羊產子和友情的凝聚中再次邁向新的生命秩序，成爲一種另類的重生主體。

綜合上述，我們看到〈蛾〉和〈末日早晨〉的心電感應、占卜和夢，成爲預兆人連結他人感受和重建個人生命秩序的方式，藉此突破自我疏離的異境。神秘力量在這裡不再是逃避交流、封閉自我的極端手段，反而顯示在理性控制和變遷快速的社會中，人們欠缺對自我和他人的理解而感到孤獨無力，轉而尋求神秘經驗的指引，其中出現的胃部和腦部症狀，提醒人們找回意識欠缺的部分，恢復感受能力並善用非理性的能量，因此借助神秘經驗來突破疏離，反映出後現代社會的某些人們雖處於個體零散化的疏離異境中，卻仍渴望獲得連結和追求一體感的心理需要。但是米索和小雪雖然藉由神秘經驗感應他人與獲得重生，卻是短暫

³⁷ 根據分析心理學的批判，對個人自我實現而言，理性的自我是一種障礙而非資產。在榮格學派的術語中，真正的啟蒙是要將自我聯結到更原始的底層人類經驗：集體潛意識。榮格認爲科學理性的認知潛能遠遜於神秘與宗教經驗。這種觀點也符合世紀末後現代主義者對「另類」知識源頭的追尋。可參（美）理查·沃林（Richard Wolin）著，閻紀宇譯：《非理性的魅惑：向法西斯靠攏·從尼采到後現代主義》（臺北：立緒文化，2006年），頁104、106。

的，米索在小囊死後仍封閉自己（但她心中一直潛藏連結他人的渴望），小雪透過夢境重生之後仍須面對新世紀的人際關係和生活（但她從夢境重生中獲得邁向新秩序的力量，也展現了友情的力量），由於她們並沒有真正意識並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因此只是一種另類的重生，透過神祕經驗而獲得暫時性慰藉，具有不穩定的性質，隨時有可能再度成為自失的主體。

若從〈玻璃杯戲法〉和〈蛾〉中走出疏離的人物來看，她們都已消失和死亡（例如小玥的墜樓消失和小囊的車禍喪生），似乎說明了愛與溝通在後現代社會是無法長久存在的，短暫擁有終將失去，然而愛與溝通的能力正是解決疏離異境的重要方法，需要持之以恆地彼此真誠的理解、關懷與付出，才能建立穩固的關係，但這卻是後現代的輕盈與消費特質所無法承受的壓力。

這些預兆人的存在狀態碰觸到了後現代／晚期資本主義文化現象的問題，包括喪失時間座標和生命意義的個體零散化傾向、以部分的物代替整體生命的物化價值觀等等，從個人的心理狀態到人際關係，皆呈現無力承擔深度的失重現象，反映了後現代的輕質社會文化和其背後的孤獨封閉心理，由於欠缺愛與溝通的能力，遂有逃避關係的極端行爲，或是衍生出渴望連結又無法真正連結的矛盾處境。《末日早晨》的人物大多是齊格蒙·包曼在《液態之愛：論人際紐帶的脆弱》所說的「沒有紐帶（bond）的人」，缺少永不破裂且永遠黏附的紐帶（特別是固定的親屬紐帶），切盼關連（relate）又害怕帶來負擔，³⁸人際關係變得脆弱而短暫如液態般流動，產生許多逃避愛或是渴望愛、卻沒有能力承擔和經營的人，彰顯了消費社會與後現代文化的人際心理困境。

有趣的是，張惠菁對治此一後現代的社會文化與心理困境，取法的是類似榮格分析心理學的路數，從神祕經驗中尋找超越／反思的可能。榮格認為神祕現象（鬼魂、幽靈、幻影、通靈現象、心理感應、特異功能……）是人的內心能量或集體潛意識的一種顯現，是某種病態心理或無意識中強大情結的反映。榮格並不輕信神祕現象，而是發展出神祕現象起因的心理學理論，但他也從未否認神祕現

³⁸ （波）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著，何定照、高瑟濡譯：《液態之愛：論人際紐帶的脆弱》，頁 19-21。

象的心理真實性，他認為這些信仰與幻象便是集體潛意識的象徵，儘管是非理性的，但卻具有無可辯駁的效應，因此決不能予以低估。³⁹榮格對潛意識和非理性的探究，影響了後現代社會乃至新時代運動對神秘經驗與靈性追求的興趣，⁴⁰在這波全球化的神秘潮流下，《末日早晨》中的某些神秘經驗（如〈蛾〉的心電感應能力）就成為重啓連結的潛意識能量。隨著後現代社會變得更加碎片化，對一體性和連結感的渴望會變得更強烈和深沉，甚至有些非理性。為了恢復個人的連結感，常會借助神秘經驗，即使逾越理性也在所不惜，「因為我們所處的時代非常絕望，它不顧一切想要做些什麼。」⁴¹透過非理性的神秘經驗取得某種連結感，即使不能真正的解決問題，卻讓我們看到「不顧一切渴望連結」的心理需要，也是一種意識的欠缺。因此張惠菁的神秘敘事，已非出於現代主義式的挑戰資產階級價值觀，而是在後現代式的個體零散化和疏離狀態下，仍試圖追尋一體性和連結感的深層渴望，雖未必能真正解決問題，卻顯出後現代主體微弱的掙扎力量，並未放棄對某種主體性的深層信念。⁴²

在西方，自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的波特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里姆保德（Arthur Rimbaud 或譯蘭波）和安德烈·布雷頓（André Breton 或譯布

³⁹（美）羅伯特·霍普克（Robert H.Hopcke）著，蔣韜譯：《導讀榮格》（臺北：立緒文化，1990年），頁154-155。

⁴⁰「新時代運動（New Age Movement）興起自1960年代的美國，經過數十年的發展而成為全球性的運動，是一種跨越宗教並追求身心靈成長的社會運動，在1980年代初引進台灣，1990至2000年以後在台灣蔚為流行，其宗旨是注重個人靈性的轉化與提升，但因其對神秘經驗如前世、占星、飛碟、冥想等等的興趣，又衍生出龐大的流行與消費市場。可參陳家倫：〈與諸神共舞：新時代運動的內涵與特徵〉，《弘光人文社會學報》第3期（2005年8月），頁426-470。（DOI:10.29933/SHSS.200508.0013）

⁴¹（澳）大衛·戴西（David Tacey）著，龔藝蕾譯：《榮格與新時代》（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5年），頁13。

⁴²後現代的主體常因疏離異化而破碎解消，但某些主體卻會採取各種新策略進行抵抗（儘管這些抵抗可能顯得軟弱無力），雖然主體和抵抗的力量相對微弱，仍呈現了後現代微弱主體的力量。張惠菁的小說描寫後現代主體，仍懷有一種尋找主體所寄的渴望，並未放棄對某種主體性的深層信念。可參侯作珍：〈自我困境與抵抗異化：現代主義在新世代小說中的呈現〉，頁376。

列東)等作家,都把神秘主義當成反對資產階級法規及其意識形態的強大武器,拒絕接受官方的現代宗教、道德、社會慣例以及美學觀點。⁴³但是到了二十世紀六、七〇年代以後,神秘主義卻以通俗的形式向大城市的白領階級擴張,以占星術的盛行及各種神秘體驗最為可觀。它們替代了宗教,為人生提供新的意義,個人不再是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和沙特(Jean-Paul Sartre)所描述的沒有個性的個體,而是與宇宙有著緊密的聯繫。⁴⁴當這種跨越宗教的神秘流行風潮進入臺灣,就成為《末日早晨》神秘敘事的背景,具有現實人心和社會文化的觀照。張惠菁並賦予神秘經驗正反兩面的力量,既可以連結他人與重建生命秩序,也可以丟失現在和毀棄逃避真愛,充分發展了神秘敘事的兩極應用。

四、結論

《末日早晨》刻劃了世紀之交的千禧年焦慮,結合了張惠菁的患病與靈異經驗,描寫都市人的身心狀態,充滿物化、情感與溝通障礙所產生的自我疏離,使得小說人物各類器官滋生莫名的症狀,同時藉由神秘經驗作為主要的敘事架構並展開情節,形成《末日早晨》中的神秘敘事特徵,這種身心症狀和神秘敘事互相連結的手法,展現了臺灣版預兆人的存在狀態和一種異想式的身心症狀書寫,凸顯出小說人物的自我疏離異境,彰顯了張惠菁小說人物在後現代社會中破碎的主體面貌。藉由解讀疾病症狀的心理意義,我們看到不流淚(眼淚匱乏)和耳鳴失聰、墮胎與潛意識流產、皮膚過敏和隔離焦慮,都指向創傷的逃避與抗拒或生命的空洞與隔絕,並且和其中的神秘經驗如妖怪、預感、嬰靈、科幻玻璃城相呼應。這些症狀的出現,其實是在提醒自我意識所欠缺的部分,如果沒有找到問題癥結和療癒方法,便會繼續病態的關係與生活,加深自我疏離與封閉。綜觀《末日早晨》的人物大多是自失的主體,他(她)們是家庭破碎、親情和友情驟失、

⁴³ (羅)米爾希·埃利亞德(Mircea Eliade)著,宋立道、魯奇譯:《神秘主義、巫術與文化風尚》(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0年),頁69。

⁴⁴ 同前註,頁81。

移居異國而受困婚姻、乃至生態污染和科技防護的受害者，他（她）們不願接受目前的處境，飽受疏離的身心狀態折磨，卻又尚未意識問題所在，更遑論找到解決之道，因此被迫困於疏離異境之中，難以自拔。

那麼要如何突破疏離，重啓自我與他人的連結和重建生命秩序呢？我們看到張惠菁進一步塑造了許多具有神秘力量的預兆人，讓他（她）們憑藉神秘經驗去進行兩種完全相反的選擇——更加疏離或突破疏離，充分發展了神秘敘事的兩極應用。預知未來和消失魔術造成了丟失現在、棄絕真愛的自我封閉的災難，主角受困於血管瘀青乃至生命瘀青、身心物化的愛情觀中，使得小說人物更加疏離，成爲自失的主體。心電感應、占卜和夢則讓另一種預兆人（米索和小雪）藉以短暫的突破疏離，與他人連結或重建生命秩序，但是她們同樣並沒有真正的意識和解決問題，透過胃部騷動的症狀和腦的強迫思考的徒勞，我們看到的是這些主角渴望感受他人和超越理性規範，尋求連結和一體感的心理需要與自我重生的希望，並借助神秘經驗來達到目的，是一種另類重生的主體，但她們隨時有可能再度落入自失的主體（例如米索在小囊死後封閉自己）。這些預兆人表現出個體零散化傾向和物化的價值觀，欠缺愛與溝通的能力，遂有逃避關係或是渴望連結又無法真正連結的矛盾行爲，如同包曼形容的液態之愛和沒有紐帶的人，反映了後現代的輕質社會文化和其背後的孤獨封閉心理，也凸顯消費社會與後現代文化的人際心理困境。

張惠菁對治此一後現代的社會文化與心理困境，取法的是類似榮格分析心理學的路數，從神秘經驗中尋找超越／反思的可能。榮格指出神秘現象的心理真實性，可做爲集體潛意識的象徵，《末日早晨》中的某些神秘經驗（如〈蛾〉的心電感應能力）就成爲重啓連結的潛意識能量。透過非理性的神秘經驗取得某種連結感，即使不能真正的解決問題，卻讓我們看到「不顧一切渴望連結」的心理需要，也是一種意識的欠缺，由此可知張惠菁的神秘敘事，已非出於現代主義式的挑戰資產階級價值觀，而是在後現代式的個體零散化和疏離狀態下，仍試圖追尋一體性和連結感的深層渴望，顯出後現代主體微弱的掙扎力量。

《末日早晨》的神秘敘事和身心症狀書寫所呈現的疏離異境乃直指後現代社會無力承擔深度的各種失重現象，充滿愛的匱乏和溝通理解的困難，與《惡寒》

相比，缺少了人物的彼此窺探、想像與誤解，因為《末日早晨》的人物連窺探和想像彼此的心力都沒有，亦無所謂誤解，而是各自封閉在自我的身心困境之中，成為更加零散化的存在，他（她）們的身心症狀凸顯了自身的意識欠缺與心理問題，但他（她）們卻未能充分意識自己的心理癥結以及該如何解決問題，但憑感應、占卜或夢境尋求短暫的突圍、連結或重整生活秩序，心底流露著期盼愛與溝通連結的呼喊，也呼應著世紀末人們對於存在的疏離感受和渴望突破的心理。張惠菁認為預兆代表的是一種連結的力量，同時她也認為具備理性結構但也有神祕連結，才是世界的模樣，「就像勒瑰恩筆下的女性力量，其實是更加真實的東西，但會被認為是『神祕』的」，⁴⁵因此張惠菁的搜神，就成為某種後現代文化的心理真實，藉由《末日早晨》捕捉世紀末臺灣都會的疏離病徵，刻劃臺灣版預兆人的存在樣貌，創造了異想式的身心症狀書寫與神祕敘事，具有創新的意義。

徵引文獻

一、近人論著

（一）專書

- （法）米歇爾·歐杜爾（Michel Odoul）著，劉允華譯：《疼痛的隱喻》（臺北：木馬文化，2017年）。
- （波）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著，何定照、高瑟濡譯：《液態之愛：論人際紐帶的脆弱》（臺北：商周出版社，2007年）。
- （美）史蒂芬·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著，范昱峰譯：《千禧年：古爾德三問》（臺北：時報出版社，1998年）。
- （美）理查·沃林（Richard Wolin）著，閻紀宇譯：《非理性的魅惑：向法西斯靠攏·從尼采到後現代主義》（臺北：立緒文化，2006年）。
- （美）葛瑞德·席蘭特（Gerald Celente）著，彭倩文、張沛元譯：《千禧年狂

⁴⁵ 犁客：〈更加真實、卻被認為「神祕」的東西——專訪張惠菁〉，引自《閱讀最前線》網站，
（<https://news.readmoo.com/2019/04/12/190412-interview-with-hui-ching-chang/>），2019年4月12日發表。（上網檢索日期：2024年9月20日。）

- 潮》（臺中：晨星出版社，1998年）。
- （美）羅伯特·霍普克（Robert H.Hopcke）著，蔣韜譯：《導讀榮格》（臺北：立緒文化，1990年）。
- （瑞）卡爾·榮格（Carl G.Jung）主編，龔卓軍譯：《人及其象徵：榮格思想精華》（臺北：立緒文化，2017年）。
- （德）托瓦爾特·德特雷福仁（Thorwald Dethlefsen）、呂迪格·達爾可（Rudiger Dahlke）著，易之新譯：《疾病的希望：身心整合的療癒力量》（臺北：心靈工坊，2012年）。
- （德）亞歷山大·庫格史塔（Alexander Kugelstadt）著，魏佐君譯：《原來這就是心身症》（臺北：墨刻出版社，2021年）。
- （澳）大衛·戴西（David Tacey）著，龔藝蕾譯：《榮格與新時代》（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5年）。
- （羅）米爾希·埃利亞德（Mircea Eliade）著，宋立道、魯奇譯：《神秘主義、巫術與文化風尚》（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0年）。
- 尹榮方：《洪水神話的文化闡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 吳光遠：《現代人越來越不會做夢：閱讀榮格》（臺北：海鴿文化出版社，2010年）。
- 呂應鐘、吳岩：《科幻文學概論》（臺北：五南出版社，2001年）。
- 李欣倫：《戰後台灣疾病書寫研究》（臺北：大安出版社，2004年）。
- 張惠菁：《末日早晨》（臺北：大田出版社，2000年）。
- 張惠菁：《告別》（臺北：洪範出版社，2003年）。
- 張惠菁：《流浪在海綿城市》（臺北：新新聞文化，1998年）。
- 張惠菁：《閉上眼睛數到10》（臺北：大田出版社，2001年）。
- 張惠菁：《惡寒》（臺北：聯經出版社，1999年）。
- 張瑞芬：〈海邊的卡夫卡：論張惠菁散文〉，收於張瑞芬：《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評論篇》（臺北：麥田出版社，2006年），頁439-447。
- 許添勝、王季慶：《用心醫病：新時代身心靈整體健康觀》（臺北：賽斯文化，2016年）。

(二) 期刊論文

- 王萬睿：〈期待母親救贖的凝視——論張惠菁「哭渦」的女性書寫策略〉，《文訊》第 206 期（2002 年 12 月），頁 68。
- 何蓓茹：〈走在後現代的迷宮——論張惠菁的旅行書寫〉，《中正臺灣文學與文化研究集刊》第 6 期（2010 年 6 月），頁 1-25。
- 吳燕秋：〈西法東罰，罪及婦女——墮胎入罪及其對戰後臺灣婦女的影響〉，《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18 期（2010 年 12 月），頁 53-123。
(DOI: 10.6352/mhwomen.201012.0053)
- 李欣如：〈在生活中觀修，在寫作中探索：沒錯，她就是張惠菁〉，《書香遠傳》第 34 期（2006 年 3 月），頁 40-42。
- 周芬伶：〈世紀交替小說的心靈圖像〉，《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5 期（2007 年 10 月），頁 289-343。(DOI: 10.6162/SRR.1999.44.02)
- 林徹俐：〈論張惠菁《惡寒》中人際關係的窺探與疏離〉，《子衿論衡：中正文哲研究集刊》第 6 期（2021 年 6 月），頁 21-51。
- 侯作珍：〈自我困境與抵抗異化：現代主義在新世代小說中的呈現〉，《東華漢學》第 10 期（2009 年 12 月），頁 361-394。(DOI: 10.6999/DHJCS.200912.0361)
- 陳家倫：〈與諸神共舞：新時代運動的內涵與特徵〉，《弘光人文社會學報》第 3 期（2005 年 8 月），頁 426-470。(DOI: 10.29933/SHSS.200508.0013)
- 楊佳嫻：〈時空確定，關係開始：談張惠菁散文與小說中的現代性〉，《幼獅文藝》612 期（2004 年 12 月），頁 89-95。
- 鄭仰恩：〈何謂「千禧年」？〉，《新使者》53 期（1999 年 8 月），頁 48-50。(DOI: 10.29949/TNM.199908.0013)
- 羅夏美：〈生命定位三稜鏡：論張惠菁小說〈蒙田筆記〉〉，《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第 9 卷第 1 期（2015 年 3 月），頁 27-41。(DOI: 10.6284/NPUSTHSSR.2015.9(1)2)

(三) 學位論文

- 黃毓純：《流動情境：論張惠菁的文學作品與專欄》（新竹：清華大學臺灣文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年）。

錡曉瑩：《來自心靈的回聲：張惠菁作品中的女性困境與自我追尋》（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年）。

（四）報紙文章

郭強生：〈文學與流行的對位：「末日早晨」發生了什麼？〉，《中央日報·副刊》，2000年5月31日。

（五）電子資源

何一成：〈醫學名詞解釋——心身症〉，引自書田診所網站（http://www.shutien.org.tw/dr_doc_detail.aspx?bookid=1303），2010年12月16日發表。（上網檢索日期：2024年9月20日。）

犁客：〈更加真實、卻被認為「神秘」的東西——專訪張惠菁〉，引自《閱讀最前線》網站（<https://news.readmoo.com/2019/04/12/190412-interview-with-hui-ching-chang/>），2019年4月12日發表。（上網檢索日期：2024年9月20日。）

**The Alienation of the Self:
The Psychosomatic Writing and Mysterious
Narrative in Chang Hui-Ching's *Doomsday
Morning***

Hou, Tzuoh-Jen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Defense Medical
Center

Abstract

Among the fin-de-siecle Taiwanese female writers, Chang Hui-Ching is a significant one who observes urban life through an intellectual lens. Her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Doomsday Morning* are characterized as “psychosomatic fiction,” delving into the psychosomatic conditions of urban people at the end of 20th century. These conditions are results of self-alienation produced by objectification, emotional barriers, and communication difficulties, and manifest as inexplicable physical symptoms across the characters’ body organs. The narrative unfolds via various sorts of mysterious experience interwoven with these psychosomatic conditions, which not only imparts *Doomsday Morning* with a distinctive aura of mystery, but also presents a fantasy-like psychosomatic writing dealing with the existential conditions of prophet-like characters with Taiwa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behind the characters’ psychosomatic symptoms and the various forms of self-alienations from which they suffer. It focuses on the mysterious narrative of the prophet-like characters,

and argues that prophecy, magic, sensing, divination, and dreams serve as the means by which the selves either seclude themselves from the outside world or re-generate their connections with the others and rebuild the orders of their own worlds. Thus understood, they function as the fantasy energy by which the characters can break through their conditions of self-alienation. The concluding part of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novelty of Chang's mysterious narrative of the prophet-like characters, and argues that her fantasy-like psychosomatic writing reflects the psychological predicaments produced by postmodern culture.

Keywords: Chang Hui-Ching, psychosomatic symptoms, alienation, mystery, *Doomsday Morning*